七經樓文鈔

劉青天傳

孔門無兵法而有吏治有勇知方合將吏之術而一之仁者無敵之師也仁人之師生之而仁殺之而仁生殺俱仁賊化爲民故曰賊服者倶賊畏者仇不仇而倶勿侈兵謀吾於故總兵劉公而愈信之公諱清字天一號松齋貴州廣順人嘉慶中天下所稱劉青天也先是

睿皇帝卽位之三年

詔曰朕聞川省勦辦賊匪州縣中有劉清平日官聲甚好每率衆禦敵賊以伊廉吏往往退避引去劉清如果始終

奮勇民情愛戴著勅保據實保奏無何賊首王三槐聽公

諭降而總統以生擒入告

廷訊時三槐供言四川好官惟劉青天一人由是青天之

名上徹

宸座薄海內外識與不識皆以青天呼公當是時川中賊四起分青黃藍白綵五號最强者孫士鳳徐天德擾川東冉文儔羅其清王三槐擾川北各萬餘人殺刦官吏獨相戒勿犯劉青天三槐之降也本受公約束許以不死及公爲總統所賣而三槐臨刑仍稱公好官不以被紿悔其泜

服賊心至於如此然而公殺賊未嘗不力也嘉慶元年十月敗徐天德於麻柳場二年三月敗冷天祿於楊柳坪四月敗王學禮於淸溪場八月敗羅其淸冉文儔於多福山逐之於礮盤壩來定寺諸處連敗之每戰必斬賊千百戰畢駐營卽單騎入賊壘曉以大義勸之降賊終以王三槐故懷疑貳詣公宿帳中供食導閱各巢迎送拜跪均如民禮此與漢張綱討廣陵賊張嬰單車直造嬰壘者三千年來得公而兩綱之事得自主故其功卽成公之事不得自主故其功不卽成公不以王三槐之故而廢勸賊之心賊

不以王三槐之故而萌害公之意賊血未乾訓語倏至出入虎穴坦若門庭見羅其濤等則大哭賊亦大哭繼不待戰而其心已為公奪矣公嘗率子廷椽出探賊賊不知為公譟而逐之公策馬過河陷泥淖中賊攢矛刺之已及中有識公者曰此劉青天也各棄矛泅水負公父子登岸餘[illegible][illegible]橋凳救護而去故曰賊畏者仇賊服者倏倏而不仍多任兵謀然則川陝楚三省之亂卽以公一人定之有餘也五年夏公招降二萬數千人賊勢由此遂衰經略額勒登保等以次勦除公復破擒楊開第高見奇李彬辛文

楊布青齊國典鶚成勝等且戰且撫願歸農者皆投麾下

功蔭晉爵至按察使

陛見

御製詩以賜有蜀民何幸晃青天之句用王三槐供中語

也十八年九月山東妖人朱成良反陷定陶曹縣勢張甚

公爲山東鹽運使請於巡撫得兵五百卒奴趙升朱壽将

貫閎榮王德等皆從蜀賊中拔出經百戰者也是時民從

賊者多其未揭竿者公以紅旗予之上書盛世良民令曰

勿動動則斬由是朱成良勢孤僅存四千餘人公敗之於

刀山復定陶又敗之於張家廟匙家集復曹縣河南之賊犇曹縣者並殲之嗚呼公以五百人旬日間滅賊數千邁皇甫嵩朱儁遠矣而其妙用則在於散賊黨且保全民命無算公之心猶是招撫蜀賊之心也仁也仁人之師生之而仁殺之而仁生殺俱仁賊化為民此之謂也公在蜀大小近百戰所率皆鄉兵無異驅市人而戰之惟曹定之役乃用官兵當川督魁倫退屯鹽亭時公料王家嘴灘淺賊必由此偷渡請勿撤防守兵魁倫不可未幾果如公料魁倫轉劾公以自解牢廣元時關廂民畏賊爭入城公堅不

許曰入城一步卽棄城一步令止一子今率之宿關外與汝等共守民各感奮遂與公共擊賊羅思舉者東鄉人橫行川楚境有年公以計縶之奇其才釋爲鄉勇首思舉遂以軍功起家至提督每語人曰生平知己只吾青天師也復定陶日兵不敢入城公騎馬周視曰城有鳥此空城也入宿縣廨洞開城門五百人頗自危公曰無害賊黨衆而我兵單示之以壯賊必連夜遁是夜賊潛三十里內誅盡公究以不測虛實而遁公之膽識大率類此卽以將才論亦足與古名將爭雄千古而況又能爲循吏耶

本朝用漢官沿明制文武不互受職破格用者趙公良棟父子岳公鍾琪父子梁公鼐劉公世明楊公遇春皆以武轉文

睿皇帝知公深

特授爲總兵官以文轉武功名之盛蹤諸公而上之非

睿皇帝不能如此用公非公不能如此受

睿皇帝之知夫天生奇才必破常格以待之而後得盡其用才奇而格不破是天猶未欲盡其才也公之才奇

睿皇帝之知公奇自知縣以至布政使皆破格以從民望

凡投首之賊被脅之民堅壁清野之議懲河刑名之司隸
不
特旨命公即南山餘賊戕李植德一事且有劉清本應治
罪姑念平日官聲暫從寬免之
旨孰非破格待之耶
御製詩曰空羣羨爾超流俗其
儕在豈偶然哉余嘗求公遺事以爲公仁人也其所以服
賊者在政事不在兵謀必有州書縣譜昭其生平大事及
考諸傳記聞諸故老殊多未具然亦足覘大概公初至蜀

攝大竹縣丞民有訟債者賒貸家獻金賂公求不直子錢家公計其數抵所負之半陽許之升堂出金斥賒貸家曰汝賄官何如償債令更出其半以完母而令子錢家讓其子竝子判結兩造各感泣南充故脂膏地公於法錢外一無所取故食常不給民爭以酒米爲壽公擇其尤貧者受酒一盃米一龠崇慶州俗悍睚眦輒殺人公導之以情敎之以禮風烝烝變慶元天荒久公延名宿課士公餘自敎之不數年甲乙科相續有入翰林者熱河舊無都統嘉慶十五年新設竝設理刑司鉅細草創定自公手如謹圍場

分稅界文武舉劾蒙漢交易皆歷久遵行而刑名尤明愷

蒙古男女亦皆呼青天山東鹽政疲公不受陋規清其積弊商人紓而課以中程登州海中有物嘗食營馬兵將每苦之公莅任為文禱海怪遂以滅曹州河隄屢廢于水公倡築之手植柳一株令曰汝等其視此柳民亦爭各植二柳一日種柳盈萬隄遂以固選童子四十人教以兵法日練之曰此兵成他日無足當者春秋行屬縣靡村不到為男女講

聖諭廣訓牖以銀牌紙筆環而聽者日千人他府民亦走

百餘里來聽講故事總兵餐錢出於虛糧公自甘淡食而以虛糧予兵去任日兵民送數百里不忍別饋食物者皆慰謝之一老婦奉雞卵十枚强納與中曰吾寡婦也不可卻公下輿勞之乃受嗚呼此青天之名所由來也公長身巨立風度凝然御物無稜岸親疏皆以家人畜之政如春雨不回枯不已以故所涖處施無不宜今夫天之生才無古今有治亂孫吳白韓足以亂亂而不足以治治龔黃卓魯足以治治而不足以亂亂治治者循良為一書亂亂者兵法為一家雲蒸龍變文武分途孔門仲氏合而一之以

有剪知方爲都三代以後降才非殊至於公而後孔門之效乃始不誣公生時太夫人夢飛熊入帷故小字夢熊三歲失恃事繼母篤孝兩兄爲析產搆訟公泣而勸之讓以已產訟始息及公以乾隆四十二年登拔萃科不能入都兩兄感公義各賣所讓產爲治裝嗚呼此青天之名所由來也青天者仁仁者孝弟也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孫子亦曰孝以仁爲本未有不孝弟而能合循吏名將一以貫之者也民以爲候賊不敢仇宜哉宜哉公以四庫館議敘得縣丞簽發四川署大竹縣丞補晃寧縣丞受知於總督

孫士毅升南充知縣調廣元東鄉署崇慶州嘉慶三年
賞戴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用四年經略勒保保奏
擢忠州直隸州知州加知府銜升建昌道以賊渡王家嘴
降知縣六年經略額勒登保保奏開復建昌道七年升按
察使自嘉慶三年以後皆在軍營未履任也十年入覲
賜御製詩十一年丁繼母憂十三年服闋
授山西按察使升布政使以巡撫事逆
欽差大臣意大臣旋署巡撫公自劾才不勝任請開布政
使缺

睿皇帝斥其冒昧署巡撫亦以臨晉事劾公降爲員外郎

十五年補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充熱河都統衙門辦事司

員十七年升山東鹽運使十八年平曹定教匪

賞布政使銜並玉牒荷包十九年

授雲南布政使仍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乞病

睿皇帝不許回籍病愈

陛見

授登州鎮總兵二十五年調曹州鎮總兵道光二年與巡

撫議裁兵事不合部如公議公遂乞休

命在籍支食全俸八年卒於家

上聞震悼官其孫熾昌兵部主事豐縣人祭葬如例山東

四川民為公建祠無數十二年春

旨入祀山東名宦祠貴州鄉賢祠二十四年熱河都統薩

迎阿率司官鮑繼培姚近寶奏公去於夏與吏舊祠祀之

蒙漢人民大和會縣祠額四字曰如見春天

論曰公智若出於天性所官無不裁陋規者大府不以為

然故有州縣有餘力而不足之者公於是不樂居方面也

戰功見於章奏者多與人共遺命子孫勿為行述碑志其

高致豈後世賢者所能及哉

楊道純傳

楊道純字聖功河南偃師縣人也四歲喪父母哀毀幾死鄰里感歎為廢食十歲就塾日誦數千言塾師厭之不令讀道純棄去十五歲學織從破簏中得宋濂橫議一袠愛之置諸機且織且讀里人有為按察司吏者援之同行習辦告數月遂精科比法顧諸吏所為多舞知奇請它比決下中又僕遬不足數因復自謝不覽吏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親政開言路庶人皆得上書道純人京上書飭積弊策洋洋萬言指斥中外無所避

睿皇帝嘉之賞未入流銜交直隸總督委用道純于是得

官矣道純感

上恩益思自效砥節首公昕勞鞅掌需次一載奮不顧身

數詣大府過失或論便宜以相難極峩峩侃侃不自知其

若何官也補南樂縣典史知縣易文炳異視之有所平亭

輒寄道純道純輸腸事文炳文炳恨得道純晚未幾張標

之事起張標者河南劇盜橫行埸近畿道純聞之中夜起

旁徨慨歎又聞鄭寶逆賊踵川楚

詔下勦撫而軍興以來空言進勦戶部轉輸至萬萬大帥

擁兵避寇中外官無肯爲
皇上言者小臣圖報正在今日遂草開誠布公先撫後勦
一疏歷詆諸臣無狀干總督上之總督劾其狂妄請革職
治罪
睿皇帝不許布政司惡其戇故爲摧挫居眾叱誰何道純
懻忮不肯屈則錄其胥吏簿責之幾以得間挫僩累旬卒
無可摭而南樂縣民聞典史且得罪老弱數百人環省轅
狀其攻苦且至道純頌繫所問安否及聞其還任歡聲震
天擁之去南樂故與清豐接有馬頰河久湮雨則平地水

兩境民各爲曲防搆訟數十年不決道純行縣商淸豐糾衆相度導以釃渠法不費官錢而水患悉除溉兩縣田千餘頃道純身長八尺餘魁岸雅步舒而肅目瞵瞵芒角四射爲人亮直有膽識天下事無所不當爲爲知縣言民要害一夕免徭役費萬金民益德道純道純亦深感知縣次胥典史舊有餐錢賦于民道純悉革去隨身衣食仰給于官其子來省父肩襆被行二千里三日卽遣歸予諸餅數斤緼袍一襲而已知縣嘗過道純觧傷其布被食啖爲昆弟語錫之金道純不受曰典史法錢已立無所事金且裁

奇羨而納明府金是割名操竊也于義不可當是時
睿皇帝方誅和珅以六計弊吏治脟飭區霧蒸蒸日上而
潢池羣盜時釐
宸衷道純以爲此外蠹也不足患患在內蠹內蠹清則外
蠹自散今羣臣握觚大臣恐訹上棨
聖主下誤良民民益從賊亂何由彌于是捨擧柔欲慨柱
石之元材念
況瘝之未報聲情激壯咋其座人凡任南樂縣典史五年
而慨髀之氣終不少衰十年六月有盜入縣邏宅武生家

旣去知縣聞捕武生以迹盜武生不承控知縣誣良總督叅革知縣職道純勃然曰是我去官效死之秋也上疏揭總督欺罔數大事凡三千餘言自甘處死奉
旨交軍機王大臣審問會有言小臣侮上風不可長者遂
下刑部道純到部抗辯久之認誣釁
睿皇帝不忍誅發伊犁充當苦差故事伊犁官犯省釋者例由刑部令布敘原起謂之僃明事由將軍據之以請道純見文中互異且與
上諭歧析律貳端獘在姦吏因條陳刑部書辦竊權巧法

者七事上將軍將軍辭之道純寓書于其子赴京不獲答逾月刑部已自行檢舉矣道純以嘉慶十七年七月八日卒于伊犁年六十一十八年正月革職衛千總張超䇿攜其柩歸葬其先人墓側移其子婦于固始縣撫恤之超䇿固始人以詿誤發伊犁與道純善

贊曰楊道純質美未學人也遭值

睿皇帝殊恩破格而終不能以自全惜夫夫位卑言高令甲所禁道純恃

聖人在上哉其愚直嘵嘵再三此息夫躬所謂不曉政事

者也

天恩高厚矜其殊死雖唐虞之諫鼓善旌方並猶爲褊矣

名宦楊君傳

今天子即位之四年河南撫臣以故康熙中固始縣知縣楊君汝楫入祀名宦請奉旨報可惟古者有功德於民與勤事定國捍患禦災同膺祭法而今律嚴名實厲瞻狥符例邀寵外豆襲逸尤非常典云君字濟菴奉天蓋平人先世從龍入關隸旗籍受賜玉田定福莊地九百畝君稟凝姿器深而抱嶷幼孤事母孝發憤習經史旁及吏條罔不達尤精農田水利起家

豐寶縣丞故事縣大細惟令尉少任事假權丞中則胥主曹諾幾如無官君振紀綱理頹廢興遂出函谷以一採供芻茭輿馬倉猝辦以是得才名邑古宏農地瀕洛溯入渭公按圖疏浚德盛清猶永清康民五十餘渠不測舟縣復大吏嘉其能承

聖祖仁皇帝制下所部擇賢才吏能治劇者上君名得

召見賜對授雲南河西令雖時逆氛初靖農廢田棄蕪市焦噉沸皇不可以日設法招集之具舍宇衣糧存散傷無幾時而人忘亡也以憂去服闋補固始固始北距淮南仰

決西繞澮西北白鷺挾詔虞赴淮西南急流羊行又南至安兢滙決其他旁支涓流百數十橫織斜穿環國而澤楚相蔿敖肇創淸堪厥後王景劉馥鄧艾所續修者也滄桑代變疏淪靡蹟明知縣薛良張梯皆以濟民程費而功終不竟君履野而慨然計畫規度開龍潭口截決而東直達𦿆家岡灌百餘里復淸洩淸之下流北灌四十餘里復堪鑿金龍口隄澮水達園林港五十餘里濬沙溝口分澮水達李家底壩四十餘里於是縣東西汪汪汨汨縱溝橫澮壤磨不沃矣而詔虞白鷺急流羊行子安諸巨流小史千

工串子諸細流最小陂塘湖港凡百餘處莫不堤濫濟於
尺閘丈壩嚴啟閉而時灌漑富江淮者固始爲稱首焉君
風采元定神識超然治固始六年先富後敎皆從容施舉
縣舊無書院君始創立延名宿主講選生童之秀者肄習
其中更建四鄉義學十處自是登甲乙科者相屬也以卓
薦升知保安州治行舉畿輔第一蓋其政施於所至而無
不見德也固如此
聖祖知君深將大用以知府引
見叩頭乞京職得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幾引退故所學

惟著於州縣而飲食必祝焉嘗不倦固之人爲尤誠焉

贊曰吏治西漢爲盛而循吏傳只文翁朱邑召信臣等六人而已趙廣漢之精敏張敞之廉幹尹翁歸之豈弟均不與焉誠以制田里廣樹畜敷教化致治之本在良吏不在能吏也楊君之治固始庶幾古循吏之流班孟堅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楊君信足當之而無忝矣祠凡三處在縣治東偏者官祀之龍潭集分水亭二處皆民祀之云

節孝婦乜氏傳

嗟乎節孝豈易言哉

聖天子下令闡幽覈名實表宅里州縣歲進數百牘顧皆非有財力者不得與至若窮巷單門茹茶飲蘗甚或絕軀捐脰毅然自適未嘗聞知詩書也未嘗弋譽里閈也而若心危行類非士大夫之所能爲然卒汶沒無傳焉豈非談者之憾哉蓋余嘗鬫乜節婦之孝而悲之乜節婦者商城人也生數歲失父母哭盲歸何翁爲養媳翁業編竹有子某善病婦盲且幼能得翁意翁憐之適于子無何翁病不

仁時號饑賴婦乞以食每乞歸跪貢翁側撤翁食餘進某
某或他出則守待不敢先食也翁以此日垂涕曰苦吾盲
女當是時倘未與某婚也年十六始婚婚八月而寡婦必
欲身殉執剪刀自抉其喉未殊翁見之號咽顛牀下氣閉
婦起抱持翁血濺翁面呼曰盲女在翁乃蘇鄰人來救者
皆掩泣婦既乞眾葬其夫削木爲夫主撤翁食餘以供如
夫生時供畢然後食念翁病不可已則夜起咬指血誓佛
終身齋夏褻敗襖棉重累拖行烈日中冬衣麻風雪裂肌
不顧也日以乞翁壽翁病篤謁醫醫不治則曰天乎翁不

復活安用盲女爲耶取剪剪胸肉烹之揚其膏和他蔬飲翁病頓減逾年又篤刲左臂逾年又篤刲右臂撑曠野中狙臂猛嚙之剪脫再嚙再剪以故創愈後而兩臂骨露凡二十餘年一如新嚙者翁後以九十餘終商城人曰婦盲而訥行乞無所言問其翁輙流涕囊翁主與夫轉徙常所乞家獨居供食去則貿之常購翁嗜物偕寘鑪焚諸墓歲時不輟人之識與不識者同呼之曰孝盲乾隆五十九年婦卒卒之前一月遍告人曰翁遺命開齋吾以有佛誓不能今將死矣恐翁以違命怒奈何又曰吾以某月日死諸

善人肯哀憐者倘期有以藏我骨至期果死道光十二年
七月余于役商城聞父老鑿鑿言淵婦死四十年矣未幾
天子有總坊旌表之詔于是爲之傳以遺商城人

南城縣知縣周仲甫先生墓志銘

仲甫先生嘗問于其門弟子蔣湘南曰天不雨而多風何也湘南對曰蒙徵也洪範曰蒙恆風若是也官與民不相親而胥吏蒙之奴僕蒙之戚友蒙之聲色貨利官亦自蒙之蒙之象爲晝晦晦生于風故風者蒙徵也少陰并力而乘消息天以風儆乎民父母也先生曰嘻吾其有以祛吾蒙先生名振之字仲甫湖南益陽人道光十五年進士郎用河南知縣先署虞城縣事虞簡邑也濱河而磽賦稅多不給官民交困先生召父老十餘人予食問地方貧苦狀

數十年來所以盛衰者何在今當興何利利興弊伏何以能久無害旣得要領次第修舉之坐堂皇終日民來覩者皆招與語其訟者皆直至案前自訴卽日具兩造立決遣之或據單辭斥其矯詐各慴服輸情以去視事一月虞城人謠之曰民情通小周公蓋先生年方三十無鬚民以小周公呼之云逾年實授商城縣虞城民數千走臺省乞留格于令甲不獲許商城居江淮山中產豐民饒魚米竹木藥材之屬皆有落地稅以給官衙而淮北綱鹽又以商爲賜岸出其奇羨佐辦公費故自來居縣者輒豐積其餽遺

亦倍于他縣自道光十年裁綱行票鹽規無所得落地稅又爲前令所賣虧庫帑四萬有奇巡撫奏黍三萬留一萬二千檄後令爲之彌縫先生旣蒞商念法錢不足萬而徒冒脂膏名上下肆應勢必竭澤漁或虧庫爲前令續因條列其出入不敷狀奏記各大吏删一切饋遺之禮歲可省金萬用蒼頭四人人給月費二千革門包堂規諸名目布衣蔬食日程月會節度支一歲千金而贏期以十年爲前令塡庫先生因治商城與虞城異虞民貧而商富不煩官爲興利也虞士科第少而商多且多世家大族不煩官爲

設教也鄰皖比楚山徑阻深根荄錯處不可得究老胥猾吏以時籤糅其閒裁民食于倡賭姦盜儻蕩道在重法以繩之法立則知恩然後可以用吾愛故先生之治商城較虞城稍獰然其與民相見者如故也商俗多訟每期過百牒先生不論告期日出開閣聽之朱書牒尾而令其人自拘其所控以故誣告者不敢再見其待理者計鄉亭近遠限以日十日內必完兩月後遂無訟者惟與父老談桑麻諸生課文字而已凡質訟殺人及盜坐二堂事連婦女亦坐二堂否則皆坐大堂其有親屬相爭關覊婦處子例牒

對簿者則單騎入其家曰吾父母官也諸皆吾兒女各出見勿避勸而戒之立予判結民不費一錢各歡然曰眞父母麻城羅田民各以事來訟先生慰遣之曰吾河南官不能理湖北事也民怏怏去當是時承平久吏治弛視民事如草訟數月不理一理或數年不結其健者談刑名催科有餘而其甚威重嚇民神廟其衙廨則一也笑先生者曰是何爲者瘠身家而餓子孫何樂于居官忌先生者曰太矯情沽一已之清名而壞數十年之賑缺且減大府之供十年不調矣又有代先生慮者曰水至清無魚官至清無

徒胥吏無所取錢何以供役倘有重犯不得而吏胥皆貧困孰爲憂公奏效者而先生不顧也開封知府鄒君鳴鶴曰仲甫以古循吏之法爲今官甚善光州知州周君起濱曰自仲甫爲商城三年商城人無訟于州者其殆無冤民乎先生殊欿然不自足謂湘南曰憶當日祛蒙之言乎上下不隔則情通情通則能用戚友奴僕胥吏而不爲諸人所用此極易之事不知人何以不樂爲之湘南曰愛民易親民難國家法度修明直省大吏皆厲精澄敘州縣無敢顯顯然以貪酷著者然而庸吏多循吏少得親民之道者

光少惟昔湯文正公之撫江蘇陸清獻公之宰靈壽洞開
重門百姓直入白事與吾師三人而已先生貌癯而修目
有光瞬瞬然四射日理百牘無倦容性不好讀律而折獄
皆當律意退堂手一編如老學究每行鄉先召儒生考其
誦讀得失次召耆民老賈談稼穡美惡百貨貴賤及無賴
若閭左者已乃見保長雜問里中事鈎距諸所聞信否各
登記籍百里外銖兩之姦皆知之道光十五年十七年兩
爲河南同考官薦佳文不售手之而泣湘南郎十五年省
試出先生門下者也夙病嘔血又積勞益困道光十九年

七月某日卒年三十有四商城人巷哭野祭羣懟無祐而虞城老弱數百人來商城弔有哭死逾日始蘇者嗚乎孰謂民之無良也乎先生無子兄揚之以子某爲先生嗣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晤湘南京師屬以所知者譔次銘幽昇時距先生之歿五年餘矣虞商兩縣人請祀名宦業奉旨報可其捕蝗愼獄修溝洫建考棚諸政具見禮部牒中皆不書書其與民相見之心如此銘曰

鸞鳳一言貴于芻排芻干牀慚鬼神淸白兩字寶于穀推穀萬倉蓄子孫親民之堂天爲立耳畢眉箕呼虞息悴灘

之吏天旁求兄蒲粥密三千秋千秋遺愛今誰歎天年不
遂悼王渙金罔鐵業灌洒清丹施冉冉人存聲桐鄉祠祭
安陽亭廟食兩地洵無爭嗚乎民心不死公可作庶徵黃
頌時風若

兵部侍郎吴公墓志銘

本朝取士之制專重進士科進士科得人之盛莫如嘉慶四年己未蓋當

睿皇帝親政之初星輝雲爛景運方新而總裁官又爲朱文正公以神化之丹青亭毒羣品故能選驥躍龍而取之五十年來所稱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皆輻輳于此榜而吾師吴公美存先生年方二十有一爲此榜最少年入翰林習

國書文正公尤愛偉之六年散館改主事翌日奉

特旨授翰林院編修文正公之薦祉公諱其彥字奕存先
世由江西遷個始明正統時有諱思名者輸粟賑饑以義
民旌至公之太高祖大朴公天啟二年進士知廬州府纍
冠贈太僕寺卿高祖德昌曾祖夢嚴俱縣諸生祖雲亭公
諱延瑞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官至廣東糧儲道自高祖以
下三世皆
贈光祿大夫妣皆
贈一品夫人公父鑑菴公諱烜乾隆五十二年進士官至
禮部右侍郎

誥授光祿大夫姚許太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公生有至性讀書穎異年十四補縣學弟子員十七中乾隆六十年河南鄉試舉人大爲座主襄平蔣礪堂先生所器據文章定福澤特置第十七名以寓傳衣之意蓋襄平鄉舉時名在十七也襄平後大拜門生屬吏遍天下獨于公奇賞不去口嘗語人曰凡爲國家辦大事者皆有福人也及公以四十之年官至少司馬人始服襄平有人倫鑒云公既受

睿皇帝特達之知爲編修官又兼方略館纂書房

文淵閣校理諸職匯鑑菴公後以史局爲家學詞館榮之

嗣後每晉一階皆出

特旨二十年春以侍讀學士與工部侍郎顧皋內閣學士

張鱗同修

石渠寶笈亦

特簡也每

召對

天顏溫霽獎其謹慎二十四年秋督順天學請

訓時

上曰汝父在京以汝為順天學政便于歸省未一月擢兵
部右侍郎
諭之曰汝父子同官一二品當思為國報効
聖情肫篤不異家人父子矣公感
睿皇帝知遇之隆以翰林官專司文字無可圖報每于使
旌所莅矢公矢愼務使海無遺珠且以文章覲人福澤預
儲為
國家異日之用凡同考順天鄉試者副典浙西鄉試者一
湖南鄉試者一所取之士為中外官皆有名于時洵能傳

宋文正蔣礪堂兩先生之教也先是公父鑑菴公爲順天學政性剛正人畏之如嚴師目爲吳文端公則休休有容納士子春風中而薰沐之薄技片長獎借無已人樂其寬目爲吳文和公刻劉蕺山人譜分給各茂才以示敎行之鵠一時文風丕變多士鼓舞于不自知焉道光元年鑑菴公卒于京邸明年春公扶柩歸里居里門者兩載値大水漂男女無算公捐貲拯救多所全活已斃者予棺以瘞復置悅生堂于東關以惠窮民之無告者聞倡家有蘇川世族女贖之招其父來爲具奩嫁于士人蓋公之好施出

于天性自其爲翰林時已時時以周急爲務不足則典衣佐之又好栽植後進選入家塾督課而奬勵之湘南即親受業于公者也道光三年十月服闋以微疾遽卒年四十有五聞之者異聲同歎莫不謂天奪善人之速也公藴和平篤厚之德擅承明著作之才木天起家卿雲繼武持節以導揚

皇化爲職業居鄉以扶樹善類爲事功

聖天子方以公輔待之天下人亦想望風采以爲儀廷之鳳然而回翔侍從未親綸書霖雨之施涸而不潤徒令人

致歎于經綸之未竟而已公生于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
九日卒于道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元配周氏寶雞縣知
縣諱賡公女繼配戴氏兵部尚書諱聯奎公女皆
封一品夫人子集禧正二品廕生刑部山西司主事側室
郭安人出女三長適翰林院編修鄭道闓次適某又次適
某以某年月日塟于固始縣某山之原銘曰
滄曜秉精嶽靈育德繼體二勳庭闈是則攬轡皇衢
帝心攸屬黑頭稱公蒼生錫福文章報
國霖雨未施儲才備用亦惟

天知天不祚年朝野同歎棣萼方滋佑啟彌健大別巍巍

淮水孔長靈風不沫以惠梓桑

嘉應州知州州知府銜金君墓志銘

廣東嘉應州地瘠而民頑于嶺南最號難治治鮮能當民意者而桐鄉金君獨爲民所稱無異辭道光十五年州人建君生祠祠成設位君始聞懸書嚴誡不可將治以違例罪然後已無何君引疾解組士相與謀于鄉農相與謀于野工商相與告于市詣廨攀留君不許則書君爵氏爲祏送入祠君亦不能禁也蓋其獲于民而淪洽之深固如此君勤愼康明日坐堂皇躬蒞庶獄案不留牘問民疾苦斟酌休息禮賢興學勸農羅倉諸政皆以實心行之不濟衆不

已歷署恩平香山高要三縣署澳門同知署知嘉應州所至民愛所去民思二十餘年如一日尤善緝盜境內外游伏情弊罔有不燭盜發捕之輒得無賴子弟扞文網者付之法無幾微怨屬吏讞上鏡照蓍決無所瑩特以性質直與同僚議少可多否事大府不爲唯諾以此難躐遷今恩平日嘗詈吏議奪職雖開復而閒居者六年會有盜魁奉旨逐捕者君立檎之勦其黨獲四十餘人總督奏擢一階任嘉應前後凡八年始以平反巨案加知府銜君自顧亦頹然老矣道光十六年正月病免不名一錢又候代爲寓

公十八年正月丙子以微疾遽卒春秋七十有二嘉應人且泣且弔醵金爲葬費諸子以君廉辭不受乃益大治君祠四時奉禋祀不絕嗚呼朱邑王奐豈異人者乎桐洛之祀其遺愛亦何以尚茲君諱錫鬯字蒔穀浙江桐鄉縣人先世出漢秺侯曾祖樟康熙庚辰科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始由桐鄉遷居太倉州祖烈廣東糧驛道父垍廣西新寧州知州君其長子也新寧公以催徵鹽課不力被劾家產悉輸官君南北奔走罄館穀蒸蒸色養友于諸昆至老無間登嘉慶五年拔萃科中十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校餘

會典議敘選知縣傭書之餘勤于著述有古泉述記十二卷詩文雜著若干卷淹雅宏通直造古人與君之吏治並傳也初婿于嘉定錢氏舅徵君大昭嘗呼爲快婿嘉慶十年錢恭人卒生男子子一曰鳳沼廣東鹽運司知事副室戚孺人生男子子三女子子一曰壽曰鶴清皆諸生曰鵬尚幼女字翟泰階道劉君喜海第四子霽采喜海君門人著金石苑百卷戚資于君是年五月鳳沼等扶櫬歸十九年正月己未日甚葬在吳縣胥臺鄉十三都四圖鹽字圩之原與錢恭人同穴銘曰

手霖能洋足雲能翔未竟其施而亡嗚呼宜斯民之不忘

王烈婦墓碣

道光十九年二月固始縣人狀王烈婦殉節事于儒學以

申于大府請

旨旌逾年蔣湘南歸自京師緣縣人之志更爲文以碣諸其墓烈婦者馬女也年二十歸同縣王承吉是時承吉試童子溺苦于學烈婦操女紅佐之膏火之費不以憂翁姑間爲姑姒說女憲諸書相娛樂其于大義井如也承吉病瘵烈婦益操女紅易藥餌牖燼倚閈刀翦聲病亟喜怒或失中烈婦婉受之惟恐不得當也承吉曰吾與汝結縭甫

半載今病不起汝其自爲計烈婦曰若誤矣詩云之死矢靡他吾志決矣承吉既卒殮以衾烈婦剖衾爲兩留其一將以自殮示必死絕粒五日氣縷縷若游絲其姑强之食四殉夫與守節孰重季姒今將震幸而男也以嗣汝汝撫之成慰汝夫地下孰愈徒死也烈婦聞之勉而起未幾姒果生男復殤烈婦呼曰天乎何酷吾夫之甚也既而念歲暮恐益翁姑悲陽爲好容施施如平時新歲母遣其弟來迎女謝不往姪再至堅謝不往私語曰吾出此門尙得入此門耶家人怪問之輒亂以他語先是家人嚴視烈婦晝

輪守之夜則姑伴之寢烈婦欲自裁無間至是防稍懈烈婦乘姑醉徙姑寢他所而潛就牀頭縊姑醒覓婦不得下牀不獲履號家人羣救已無及矣從其志殮以半衾面如生烈婦以道光十八年三月某日歸承吉以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殉去承吉之卒凡四十有二日

書劉松齋先生軼事

今天下士大夫以及㽝氓無不好談劉青天事者事隔三十餘年談者不無傳聞之誤所可據以爲憑者

國史館傳也而姚霈作方敏慤公傳末云今史館大臣傳率鈔錄

上諭吏牘謂以避黨讎毁譽之嫌而名臣行蹟遂不得見以此爲私傳之不可廢況松齋先生勛名半在軍營其勳撫並用之法洵足爲後世則軍中奏牘之體不能件繫故史館傳中亦不得而詳書余既爲公作家傳後復

得當時幕中人所紀諸本言公撫賊法甚具因筆而錄之以補傳之未備登州海神獻柱事信而有徵亦並附著庶天下傳者不至久而愈誤云

劉青天之名自公爲縣丞時始及宰南充縣而名已徧川中矣嘉慶元年達州東鄉妖賊起總督檄公從軍理糧餉公見官兵屢避賊乃募鄉勇五百四十人自成一隊賊素易官兵每戰尾而笑詈之及遇公輒敗再戰再敗賊首羅其清冉文儔頗怪異之曰此誰何竟不畏死者公覘賊出掠直衝其巢斬首千餘級賊退守方山坪坪高萬仞難仰

攻賊又下木石留轉公思出奇計遣探兵袁華諜其山後華被獲告賊曰我劉青天所使也賊始知死戰者爲劉青天因以禮待華曰藉汝報劉青天伊愛民清官我等不忍與戰但事須面稟請伊明日來坪上公次日率羅思舉赴坪賊聲噭隊接跪供酒食無敢立語者公勸之降賊曰茲事體大恐非爺所能主公慷慨自任賊許以三日復命公乃與思舉返而東鄉已於是日爲王三槐所破殺都統佛住羅冉二賊爲三槐要不果降此公第一次招撫余於道光初晤羅公於京師闆其毅邁者如此後見唐永勤所紀

本與羅說合而近人書有謂羅其清舊受公恩且謂公拔營宵遁賊遣百餘騎躡而追思舉者皆誤也

公怒羅冉二賊之背約也必欲生擒之以思舉知方山坪徑令率前鋒擣賊巢而賊已先下令曰吾負劉青天此後遇劉青天不可戰以故望見公旗輒避去公屢逐不獲因回攻徐天德天德王三槐黨也陷東鄉後三槐出掠以天德守豐城寨時東鄉無官總督令公攝縣事公與羅思舉火藥攜入賊巢深處散線草木間而白揀大樹蔽其杪候賊息燕之公伏山下望火鼓而大譟賊驚起不知所爲奪

路自相殺踣崖死者無算天明公登山已無一賊覓思舉不知所往思舉竄酬眠樹上久之始徐徐下白號賊目王學禮乃賊首徐天德之舅也公設伏擒之將因學禮以縋天德學禮亦言諸賊皆可降公請於總督宰學禮詣徐天德壘並詣冷天祿王三槐王作經孫士鳳谷壘嘉慶二年四月十六日也諸賊鳴礮出接供酒食公宣示招撫賊唯唯既而曰爺雖能作主我等仍要親見大帥公許之約以十八日到大營是夕公宿賊帳中諸賊首以次謁刁斗衛公次日歸十八日王三槐等八人至紅豆梁

遲疑不敢前公馳往迎之總督不見川東道李憲儀見之犒以牛酒令繳其兵入賊叩頭期三日畢繳臨行憲儀曰汝等俱免死宜推擇同夥者預備正法諸賊出咋舌曰劉青天不能作主我等投誠無望也公知憲儀失言賊必中變令將雙廟場戰馬匿他處並設伏以待憲儀不可公更遣募友劉星渠往諭之賊已出五千人乘夜來刼馬幸馬已匿僅焚場而去

王三槐等之初降也本信公許以不死及聞李道有預備正法之語而後意變然終不以公爲欺故各賊相約不與

劉青天戰大帥因令各路兵皆張公旗公亦卸糧務專領
鄉勇勦賊賊被各路兵追急亦往往反鬬與公值無不敗
者公率鄉勇千餘人勇首桂涵李子青麻鷂子等尤驍雄
殺賊最惡賊於石壁上粉書大字曰劉青天劉青天與你
無讎又無冤不識時務將我提我若拏住你叫你喊皇天
公見而駐營卽隻身造賊壘傳語曰劉青天來賊開壘號
接仍不敢害公王三槐感公誠所以有第二次之降
王三槐旣被擒其黨半歸冷天祿半歸徐天德故川賊以
冷徐爲最悍而川東川西川北羣賊蠭起狡而善謀者惟

冉天元數敗諸大帥公與之戰於渠縣大敗之追至淨邊寺中伏兵四起公單騎走賊首大呼曰生擒劉青天者賞賊衆不敢施銃礮公因得脫還

川賊之起也巴州東鄉達州通江南江諸處習邪教者尤衆然有子習教而父不習者有兄習教而弟不習者故賊雖突竄往來而經過桑梓無不歸問家事公訪知其情因住營要害夜勦晝撫凡著名之賊有父兄子弟在家者遣人厚結之賊有投誠意則潛令圖其賊首苟文耀之戕苟文明鮮文炳楊似山之殺鮮大川皆公謀也立大旗上書

皇恩浩蕩投誠免死八字令人持至賊寨前勸之復令降賊射書與所親曰現在劉青天辦理招撫我等已冠帶榮身爾等休執迷不悟空遭誅戮後悔何及賊中轉相告語無戰心公率鄉勇乘夜攻之遂以次瓦解

鮮大川巴州人為藍號賊首頗知兵法前隊回首後隊刃之官兵畏其死戰不敢敵其羣從鮮文炳鮮路保及偽先鋒楊似山皆勇而有謀公至巴州與知州田文煦密議厚恤鮮文炳楊似山家兩人感公恩願效死公令文炳說大川降如不可則因而刺殺之文炳乘間言大川大川果疑

文炳招楊似山入帳議殺文炳似山遂斬大川首付文炳提潛山洞而森所親與羣賊戰鮮路保報公公統鄉勇提似山別令王茂才等接文炳巴州之賊從此遂盡公獻大川首於將軍德楞泰將軍賞縣二疋而未入奏公欲官楊似山亦未能似山願從公勦賊登先陷陣如楊再興之從岳武穆也次年三月戰於廣元之三家壩中礮死

公所降共二萬七千餘人其有業者遣歸田里無業者令爲鄉勇有業而願從軍者亦登鄉勇籍後立功有名者有崇勛苟文耀李彬辛文李世王趙文相皆偽元帥也張登

岸張登貴何成龍鞏貴孔傳世李世壽王敦忠傅敏德鮮
其壽郭成盛皆偽總兵也伍玉龍羅举然張儒萬張陽吳
青陽何悠然邱高金言朗司家忠樊國壽蘇登科牛永大
苟新兒皆偽參將都司也凡三十餘人皆賞戴藍翎苟崇
則即苟文通某大帥奏稱臨陣殲斃者其實非也投降後
公為易名曰能新慶壽功又易名曰崇勛
嘉慶六年大功將竣公奉大府檄凡投降之賊不宜再留
營致濫軍需公念諸賊田廬已焚蕩驟散之勢必復為賊
將蔓延益不可治因不領餉而自犒之所到處富戶商人

有可貸者皆給以務諭帖一至百餘里慨然嚮應以故事
平後公之逋負不下十萬
嘉慶八年撤鄉勇之令既下公所率尚一千二百餘名皆
降賊經百戰者也其中桀驁無歸者潛萌異志天陰道淖
藍翎弁海察督促過急八月十六日鬨於南江縣之長江
場戕海察叛去者五百餘人公方飯於廢寺中聞之召未
去之七百人立而諭之衆跪泣曰從大人血戰數年恩如
父子一旦捨去殊不忍言已放聲哭公亦泣下曰此
國家功令非我甘捨汝等汝等歸爲良民勝如從我也慕

友唐永勳飛騎追二十餘里招五百人還公一一安慰之任三日從容遣散公幕中多奇士劉星渠唐永勳其最著者

公之蒞登州鎮也以蓬萊閣爲防海要地自宋代以來久廢不修倡議修之所屬紳民各踴躍醵金三萬餘時但爲蓬萊閣未及大成殿也需巨柱四不時得將遣人浮海購諸關東黃縣有富人丁樹蘭者家治屋取大木於勞山以工師卽山成之候海潮至由海而轉於黃忽海風大作漂其五入登登人歡呼以聞公量其周徑惟一柱不合然不

知爲誰家物也公令張示傳知失柱家子以值逾日丁樹

蘭至不受值而獨共柱於是用四留一以待他用閣乍使

竣贏金萬遂議新大成殿殿折而一柱朽折其丈尺正合

所留之柱遠近因喧傳以爲海神獻柱云

書劉天保

劉天保河南睢州人也幼無賴習奔命法能閉氣行四十里始一喘雨隨其後不能及年二十販鹽山東界上與羣梟鬥解其魁一臂肩之行梟夥期復仇天保應期獨身往羣梟怪之拔刀出天保笑曰餓矣速具酒肉飽乃公解衣盤礴連盡數巨碗一人刃舉大臠咤曰吞天保張口從刀尖上吞肉大嚼羣梟愕眙相率推排拜庭中請長其羣曰今日乃服公天保笑而起久之折節讀書應童子試督學使者疑其文摘之天保怒投牒試弓馬遂入武庠河南巡

撫楊公國楨聞其名招置麾下爲材官連擒巨盜撒千里桴鼓槩功至光州營都司道光二十一年英夷陷寧波天保慨然思一當大敵會兩江總督牛鑑檄天保守上海而揚威將軍奕經亦奏調天保赴浙天保至浙見官兵不可用白幕府請回光州募健兒五百人與軍特起當是時天保氣銳甚思生擒渠酋俾之返侵地自贖奏而赦之沿海可保無事若徒爲寧波驅除非永靖海疆計也與祥爲寧波諸聒門者入寧波裴小狗夜半躍城入與祥會留三日盡圖條列賊守狀取鼓樓上夷字書還以爲左驗小狗者

息縣猾賊吳祥者固始白役皆天保所遣也于是天保上
狀將軍請爲前鋒取寧波而將軍已于十月中潛結陸心
蘭心蘭本倡家受英夷官將軍亦賞心蘭花翎五品銜約
夜半舉火獻城又用術者言須五虎以次年正月二十八
日始進兵五虎者年月日辰皆寅領兵官亦寅命也軍中
惟段帥永福寅命故以寧波委段帥而令天保與山東都
司聶某取鎮海期久謀洩心蘭以情輸賊賊使心蘭紿將
軍不可舉砲將軍乃下令人攜刀繩各一有攜火器者按
軍法以故軍覆段永福與三百人免還而天保隔六十里

未之知天保所將鄉兵皆舊捻子中奇材劍客也練火器舁擡砲四十鳥銃百聶某以將軍令難之天保不得已置鎮海西十里廟中夜半抵西關候至黎明無火裴小徇登城瞰城內列銃如林喊曰鬼子有備語未絕而火銃及小徇跳免山東鄉兵遁天保令縛大石二千斤三百人舁之撞門門破而火銃排出天保率衆匿兩廂簷下相持未決趣使二百人取擡砲賊忽啟南門出數百人自西關外夾攻之天保與衆登屋走至路駝橋火器亦至列陣再戰追賊至城下人少不敢攻旋聞寧波敗信還于是將軍以敗

賊人奏而令天保屯慈谿與參贊爲犄角參贊以非戰期火藥不時發無何賊大至天保飛騎告藥匱身發砲擊賊賊至山下有死者不敢上天保亦不敢進擊撐拒間飛騎還曰參贊全軍去矣眾遂潰二月初四日也天保嘗言賊人砲無準不足畏足畏者連環排鎗也然鎗五發必熱須冷再用而五百人故善避鎗望烟則伏聞響則起無一傷者天保好讀書終日靜坐長鬚偉然下筆灑灑數千言立就待士卒如子弟人樂爲死嘗從余問漢書十志三誦無不熟者其論將貴膽曰膽出于識識出于學不讀書惡得

為名將哉升參將病免卒不獲一效以道光二十四年卒
于家余訪其月日不詳軼事尚多因據所知者書之俟得
其狀再補為傳

書獲劉之協事

渾子居之書獲劉之協也蓋聞諸廖某之飾詞也道光十七年余過寶豐之翟家集聞土人言之協事甚詳摭魯山語戴大榮更悉其原委遂書以正之云翟家集在寶豐西南與魯山葉郟三境接環山臨河地僻而民雜劉之協舊傳教處也集有李氏族最大曆伯李杰尤凶狡術數諸無賴之協主其家杰師事之跪香領咒歛遠近愚民錢杰遂以富乾隆五十九年陝西賊起之協方以訟事覊扶溝聞之知事連懼捕乘夜走翟家集匿于杰冀大榮者杰家傭

鄉縣人也事之協尤謹之協錄爲弟子每出以大榮御車久之四川湖北賊皆起官軍羽檄捕之協道路設卡盡之協形狀大索之協乃族杰稱天王聚眾二千人殺人祭旗掠近村以給食都司楊景芬率兵至之協思遁去告杰曰此間人少不足成大事吾將往襄陽招大夥予汝神書謂天兵十萬藏官兵之協既行大榮爲御渡河登山俯視笑曰一窩沒頭鬼也大榮驚問何謂也之協曰若輩無噍類矣大榮曰不有天兵乎曰誑也吾憫汝勤攜汝同逃其秘之勿爲邏者獲大榮恚甚私念數千家習教皆爲富貴與

劫不謂被紿喪刀下奈何又念官之捕之協者相望于道一旦就擒已且不免何如因而獻之以贖罪因僞爲感激狀媚之協之協愈喜次日入葉境有官榜道設候騎大柴下車覷之當是時大柴將鳴諸官捉之協甚易易也伍伯怒大柴無狀鞭箠交下遂避走歎曰此官人福薄故辱我入葉縣城之協問曰此何地曰葉縣之協驚曰吾忌葉故不交葉姓今奈何入葉縣大柴不應沒置之協于茶肆而往尋中表朱中林中林本營兵聞大柴言以告千總某不知所爲知縣廖寅謁郡未歸乃告公子某某飯千總而私

至茶肆縛之大榮爲證一訊而服大榮以功賞把總銜後
官粤山縣千總

書滑縣平賊事

嘉慶十六年辛未三月有星孛於天市垣犯紫微流至河鼓凡半年而後沒逾二年癸酉九月十五日逆賊天理教大頭目林清犯

闕伏誅而河南逆賊大頭目李文成牛亮臣等於九月初六日先反陷滑縣李文成者滑縣木工人所稱李四木匠也狙詐粗知壬遁術從安陽人梁建中習天理教牛亮臣者庫吏以枉法逃之保定匿名傭保間師事林清告清曰滑有李文成者異人也欲圖大事不可不結之清乃因亮

臣而通於文成當是時直隸山東河南奸民結死黨有虎尾鞭義和拳金鐘罩諸名其最大者曰龍華會傳自京南人顧文升轉授單縣劉林而林清自言爲劉林後身分青紅白三色曰三陽教又分八卦曰八卦教又改龍華爲天理總名曰天理教每晨起拜日持誦眞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訣以脫刀兵水火愚民信之轉相煽惑共出錢津貼卦主曰種福錢蔓延三省眾至十餘萬文成既識林清聞清言建中教僞乃奪建中家經卷而自稱卦主又聞童謠曰遍地開紅花只怕鹽霜打因自號鹽霜十八子十六年

三月文成大會林清於道口謀舉大事清反京畿文成反河南馮克善反山東清告衆曰李文成即明朝李自成也是爲天王于克敬爲地王馮學禮爲人王凡八卦皆屬三人總管於是離卦王王道隆艮卦王劉宗順震卦王宋克俊乾卦王壽光德坤卦王馮相林巽卦王王修治兌卦王劉國明坎卦王尹振等歃血而盟以民間相傳有二八秋之謠遂定於十八年閏八月十五日同起謂之明道而不知是年不値閏閏在十九年二月也次夕彗星見文成指示衆曰天象如此吾事其濟矣十八年八月文成聚衆於

牛市屯造器械老岸司巡檢劉斌偵知之以告知縣强克捷密聞於衛輝府知府郎錦麒請調兵爲備知府不應且戒勿張皇喜事既而告變者踵至克捷兄舉人瑒克功亦出首克捷遣九月初三日克捷率吏胥突入文成家掩捕文成亮臣等十餘人嚴詰謀叛狀皆具服斷文成脛錮之獄賊黨宋元成于克敬馮學禮及文成甥徐四等共議事已破不及待十五期遂於初六日五鼓攻城入縣廨屠之吏役德克捷者縋克捷城下克捷子身走封邱後自縊於封邱廨文成既出獄自稱大明天順李眞主牛亮臣爲軍

相宋元成為元帥秦學曾為先鋒八卦首王次伯以道口為縣城犄角分屯賊眾於桃源四階房東湖南湖留固集八里營潘張村諸處而直隸之開州長垣山東之金鄉定陶曹縣夥賊麻起戕官陷城與文成為響應初賊造白洋刼之謠山西洋頭河南洋腹山東洋尾至是山西賊未起地王于克敬獻三佛應刼書於文成以天盤地盤人盤為三佛分屬之文成林清馮克善又有仙盤屬之牛亮臣亮臣載道冠披八卦衣登城指揮建白旗大書掌理天盤八卦開法後天祖師林門大弟子牛護理河南巡撫布政使

台斐音聞變馳至衛輝值賊攻濬縣急遣總兵色克通阿救濬敗賊石羊村十七日叅將張拱辰陳弼復敗賊滑縣城外濬圍解河南巡撫高杞至直隸總督温承惠轉戰而南皆以兵力未集持重不遽進

上命直隸提督馬瑜固原提督楊遇春馳赴會勦旣又命陝甘總督那彥成爲

欽差大臣總統軍務節制諸大將帶陝甘兩省兵並所請總兵馬元特依順保遊擊楊連仲丁永安等皆隨往於是工部侍郎護軍統領慶祥乾清門侍衛副都統桑吉斯塔

爾長慶積德領健銳火器營兵暨聽彥成節制是時高杞駐濬縣已十餘日未與賊戰亦未知賊虛實也十月初五日楊遇春至率親兵八十人闖入道口大呼突擊賊數千人皆辟易追之出街外擒斬二百餘級復衝街回數親兵少二人大怒率兵再入殺賊數十奪二屍還初八日那彥成至衛閱兵一萬四千有奇少之又奏

旨降温承惠五品銜辦理糧餉而撤馬瑜往開州于是請

增山西甘肅黑龍江索倫諸兵

上怒其畏葸

傳旨申飭二十一日再奉

硃諭切責而遇春已於十九日有新鎮丁欒集之捷矣時

賊眾在道口左近之新鎮丁欒集墨子村周譚村羅家砦

諸處哨聚或一二千人或三四千人東焚西掠以圖牽制

官兵遇春奪新鎮駐之令遊擊呂大倬馬光宇守備俞掞

海率兵勇四捕進至丁欒集大破之賊被創忿甚傾巢出

道口分東西兩路直撲遇春營遇春念道口距滑縣八里

城內之賊必出援率馬兵抄出其後令格布舍特依順保

富僧德馬元等分路迎敵慶祥領京兵在南彥成率副將

張大振在西先以馬隊突其前繼用步隊躡其後宮傍德
特依順保更縱馬隊橫衝其中賊截爲數段遇春阻其賊
路殺賊一千四百二十八人生擒一百四十八人賊魁馮克
善躍馬大呼左右冲擊諸將不能禦遇春親敵之大戰良
久克善始敗克善驍勇精拳技賊中畏之初欲據德州異
軍特起後歸文成非其志也至是獨騎白馬持大刀棄滑
奔山東去賊兌宮伯徐安國固守道口四圍掘深溝復搭
浮橋于聶渡彥成高杞夾擊之安國復大敗二十七日官
軍分七路攻道口彥成由西路高杞由北路遇春由南路

總兵音登額伏大礮于對岸之小河所慶祥裕布舍從右入富僧德特依順保桑吉斯塔爾從左入馬元徐鋐張大振從中入馬光宇呂大倖徑搗滑縣遇春匹馬先馳賊望之披靡日昇將軍來城內救援之賊亦奔知縣孟屺瞻率鄉兵焚滑縣南關立良民旗投出老弱男女九千餘人道口賊穴一戰而清奏入奉

旨以玉牒烟壺荷包等分賞那彥成高杞楊遇春三人其餘文武皆升賞滑縣古滑臺地城周圍石築九里三分餘北門外葦塘沮洳寬數里無列營所賊旣盡屯城中併命

防守而桃源留固集八里營諸賊時來撲之城中賊時出應之以故賊力雖不支而官兵之攻之者亦不易無何李文成乘間逸出彥成遇春以圍未合不及覺十一月初十日吉林黑龍江兵到闔東明縣境有賊遂令楊芳特依順保率綠營兵德寧阿色爾滾率吉林黑龍江兵分兩路逐之不知其即文成也文成初據滑縣張甚樹大纛羽帳傳呼之聲聞數里以徐安國失道口宜斬爲牛亮臣勸止俾立功自贖僞南湖將軍劉國明夜從北門入見文成曰事急矣坐困孤城無益也請速出往山東就朱成貴文成與

國明潰圍出十一月初一日也任南湖二日聞長垣各路堵截嚴不可東乃由封邱延津陽武諸境擄掠而西文成南趨既廢不便走馬坐輕車羣賊呂均台王學義羅國旺王金斗宋克俊等護之招呼沿途未起之賊四千餘人奔太行山棄車臥簇籬中諸賊舁之破司寨因其險固以為巢出賊二千人掠臨淇鎮聞前有官兵乃折回楊芳之逐文成也探聞止二百餘賊遂率三百人窮一日夜力追之至輝縣之侯兆川與賊遇賊實二千人也芳以兵少且疲不敢戰南趨林麓中賊乘之三百人遺芳與二十八冲

圍出久之卒稍稍集僅七十二人營于空村決澗放水環
村如濠飛檄益請兵逾五日始至芳鬒鬆一夕盡白於是
設伏于白土岡而令蘇倫保齊慎等赴司寨誘敵賊數千
人爭出蘇倫保等退引賊入伏楊芳特依順保率步隊德
亭阿色爾滚率馬隊截之蘇倫保等回攻賊奔山梁發埋
石侍衛伊爾阿扎蘭保等督大隊升自山後殺賊二千四
五百人生擒二百餘人逃歸司寨者不滿百人官兵追至
司寨日已暮次日平明攻之午後寨牆毀一擁而登賊短
兵巷戰官兵縱火焚樓樓上突出一賊自稱劉國明揮刀

進傷一兵中鎗斃李文成死火中出其尸梟首傳示直隸
山東諸縣自是西北數千里人心鎮定滑縣計日可破矣
官兵之攻滑城也立礮臺用大礮擊之又令趫捷者持櫓
牌木斗拆其城磚賊眾鳴金呼號矢石下如雨牌斗俱碎
楊芳因獻地雷計地雷者掘地道實藥其中發而轟之也
格布舍蔵彪掘東門楊芳桑吉斯塔爾掘西南角賊拋巨
石打陷千總任起鳳等十餘人皆死李文成妻張氏又潛
出燒礮臺劫營無夜不擾如是者一月有餘十二月初九
日廷寄有圍攻滑縣將及四旬尚未攻克之

諭十二日復有盼望捷音日深焦灼之
諭而彥成已于初十日克復滑城自西南城角地道打陷
後楊芳更穿之越其城根遇春親督何占鰲朱保掘西門
地道均于初九日竣初十日平明諸將齊攻五門賊方死
拒聞地雷猝發南城裂二十餘丈磚石亂飛楊芳突火登
西門地雷亦發甕賊各無算逃出者伏兵生捉共計殲一
萬五六千賊匿樓房者火之兩日始盡獲牛亮臣徐安國
于地窖中解京磔死李文成妻張氏血戰力竭自縊幼女
十二歲亦自刎生擒王道隆及羣賊三千餘人投出難民

二萬一千滑縣之賊于是盡平夫自李文成勾結林清震
驚
宮闕屠毒生靈河朔數百里是處驛騷
皇上命將出師未及十旬兇渠全獲餘孽蕩除雖
宵旰憂勞
嚴旨屢下而膚功之奏自用兵以來未有速于此役者也
是日由六百里加緊馳奏
天顏大悅加那彥成太子太保銜封三等子楊遇春三等
男諸將自楊芳以下賞賚有差兵丁給一月糧其滑縣死

事最慘者張克捷之子婦徐氏罵賊爲賊斲割
賜謚節烈贈恭人建坊旌表克捷以先事敗謀有社稷功
特賜知府銜謚忠烈
命韓城及滑皆立祠藩中死事者祔焉凡三十餘人並
賜其長子四品世襲次子舉人教諭呂秉鈞老岸司巡檢
劉斌照知縣例
賜卹典史陳寶助把總戚明揚照原官
賜卹而賊目秦學曾于司樂被獲後供吐賊情不敢隱忝
旨發往新疆給額魯特爲奴凡直隸山東河南賊免死者

祇此一人

辛丑河決大梁守城書事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河決祥符縣下汛三十一堡之張家灣破護城隄圍城水與城幾平凡八閱月城牆墊陷數十次署開封府知府鄒鳴鶴設法捍之僅而得免凡用帑金六八十萬賑恤之費又九十餘萬張家灣在汳梁正北十五里下南廳所轄地也先是廳官高步月以隄單薄久不治攤禦盛漲請于開歸陳許道估工需金二千七百有奇道不可蓋以河身去隄十餘里非異常大水不即淹隄而河工舊習每于無工處處報新工為他處度支地

道思杜其弊故不許也步月懇于大府業許發帑旣而復中止束手待潰而已此失事之由也張家灣之隄號爲漫水所破其大溜尚在正河並未南掣也巡撫于十六日聞信即馳至則物料不具俄聞漫水已抵城遂于十九日乘小舟回汳候補知縣某守護城隄隄亦有漫口集民夫繕之水可不入需金一千五百金在司庫不時發民夫一鬨散至二十四日大溜全移而城遂在巨浸中大梁城處下濕四野積風沙如甑釜底又建自康熙中幾二百年剝落摧裂不勝數十七日水至官民大譁五門齊閉南門爲回

溜所冲水傾門入府縣官皆病不出水灌五晝夜城內低
處盡滿形如巨湖紳士等出貲募人竭一日之力然後閉
而宋門旁有出水暗洞至是進水屢堵屢滲費棉被棉衣
布袋磚包以數十萬計城外民溺死無算其奔入城者男
女俱棲城上城內民舍被淹男女亦登城大雨盆傾連日
夜不絕號哭之聲聞數十里齊喊于巡撫問府縣官何往
時候補知府鄒鳴鶴自三十一堡歸縋登城巡撫遂令署
開封府事是六月之二十一日也鄒君下令購草席餔飥
散給城上饑民更造巨筏載餱糧分出濟渡凡城外高阜

及棲樹者無不救二十四日鄒君偕河營叅將尤某乘大舟載錢三千貫以小舟載文武官及河兵往三十一堡將相度漫口備料塞之行數里巨浪排山而來中有人形突起高二丈許伸兩巨手攫泥沙戰戰而倒如是者數十處舟人驚駭大呼水怪至或曰此名夜叉往時黃河中嘗有之鄒君凝視良久曰非怪也水力激地沙土掀起射空中如有物形起滅漫水中何以有此必大溜已全奪也未幾有小舟駛至果報奪溜者鄒君遂命舟回嗚乎天心仁愛自十六日潰隄至此已九日而大溜始移此九日中在事

文武兼有議及于婁漫口者使巡撫不先歸或河督親臨
瑪流則大溜順軌城外之水自可疏消何至漂十許州縣
且壞大梁城哉人謀不臧孰謂天降威乎當是時水聲如
雷浮天而下城上人相顧失色護城隄內有孫李唐庄遏
之分為三條一條正南去由蘇村缺口而出一條斜趨東
南分溜抵東城下一條直射西門事起倉猝萬難措手巡
撫乃奏設宣防局以司道首府領之遴各官分司儲峙募
大小船百餘隻濟渡災民運食用諸物進城飛調河營兵
將到城修守繩以軍興法城內所有者磚也購磚拋埧坡

以護城根築挑水大壩三寬長各數十丈置磨盤雞嘴等
壩于挑水壩上下築方成而大溜至三壩俱折更折城上
女牆以應猝需挑溜外移西城稍稍穩定而大溜復趨北
門之東城角俯砲臺三處乃作護城大壩兩道加土戧更
從東門抛磚與東北角連綿不絕隨抛隨蟄各官紳奔命
不暇又自立秋後每日輒長水六七尺至丈餘不等天雲
陰慘大雨滂沱城內溝塘盡溢街市成渠城上人上淋下
潦咸胼胝于泥淖中而大溜益厲磚質輕浮不可禦計無
復之遂搜大石數千盤迎溜强壓黃蛇時時出見民間畫

呼栗大王王黃蛇者浮尼之類黃河中水怪也每河決則
出俗稱爲河神其形與常蛇等而金色方頭見人不避人
以磁盤祝之登則登蟠踞盤心而昂其首官則以冠承之
供于大王廟演劇下拜其去也不知何時亦有乾死盤中
者洵不測其爲何物也時有一虵見盤不即登衆以各河
神封號祝之仍不登或有呼之爲栗大王者應聲而登于
是喧傳河督栗毓美已爲河神云是時城外村庄盡化沙
蟲其露處城上者官爲擇潤地賑之城內人多糧少斗米
三千錢馬草一斤錢亦數百因檄就近之朱仙鎮運糧設

濟而遠府州縣亦飛檄告糴未幾孫李唐庄被冲去三條歸一直注城西北角城根傢坼拋磚壓石均不能勝不得已以用磚用石之法改爲沿城廂埽巡撫作文自懺跪而禱之繼以大哭溜勢忽分爲兩離去城根五六丈城得以完逾日大溜又至城間段脫卸或六七丈或十餘丈而十三砲臺逾下竟蟄三十餘丈須臾即可進水官民向空羅拜哀求天救忽有料船兩隻自北飛渡兵夫奮勇以救廂法進占城得無虞此于刻刻危險中尤爲危險之至者磚石料茭俱辭而竟于絕處逢生非天心仁愛何以得此大

溜上提下坐初無一定溜去則人慶更生溜至則人懼垂死河兵曹文濤宋奉臣皆以搶埽淪沒此在七八月間全溜冲城險迫萬分之狀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時河督文冲以城已殘破無庸防守奏請遷徙他所

廷寄河南巡撫牛鑑妥議巡撫奏以遷徙礙難不如防守爲要

欽差大臣王鼎到汳規度可否各紳士公議不可遷徙之處有察形勢量經費度營制便闤場勸捐輸體民心六條鄒君則謂遷固大難守亦不易遷則費繁事棘其勢萬不

能行守則復業安民其事亦須力辦遂上修城垣浚城濠
築護隄開舊惠濟河四條皆善後之事
欽差大臣采取入奏遂專主防守矣自沿城廂埽以後城
身雖不再陷然埽段坐蟄可危城根浸淫日久愈覺岌岌
過霜降水勢稍緩而散溜逼近埽前總不離西北城左右
久之水落停淤浮橋通路闔城始有生望焉伏惟我
皇上痌瘝在抱至仁如天不惜數百萬帑金全活數百萬
民命撫恤加賑至再至三官僚士庶罔不以手加額共頌
生成直至明年二月河復故道善後事宜次第興舉民氣

熙熙遂忘其災嗚乎非
湛恩汪濊浹髓淪肌而能如是乎考張家灣為前後要工
之地萬秝四十三年河决張家灣破護城隄而入陳留其
時未圍城也其圍城者洪武三十年河決城三面受水永
樂八年河决壞城二百餘丈天順五年河决先破土城後
破磚城至崇禎十五年河決則全城淪沒矣自古史策所
書大水之患未有圍城至八閱月之久而涓滴不入如此
番之事出望外者雖曰人力所湊備極艱難要非天心仁
愛不欲以城為魚斷不能徼幸至此

欽差大臣奏明失事之地為下南廳所轄叅
旨將高步月枷號一月發往新疆開歸陳許道開封府知
府祥符縣知縣俱革職巡撫牛鑑以保障全城為
皇上所倚重
特簡江南總督于八月中升任以法新巡撫鄂順安接辦
其事其遴才庀料應變惟心則署開封府知府鄒鳴鶴一
人主之